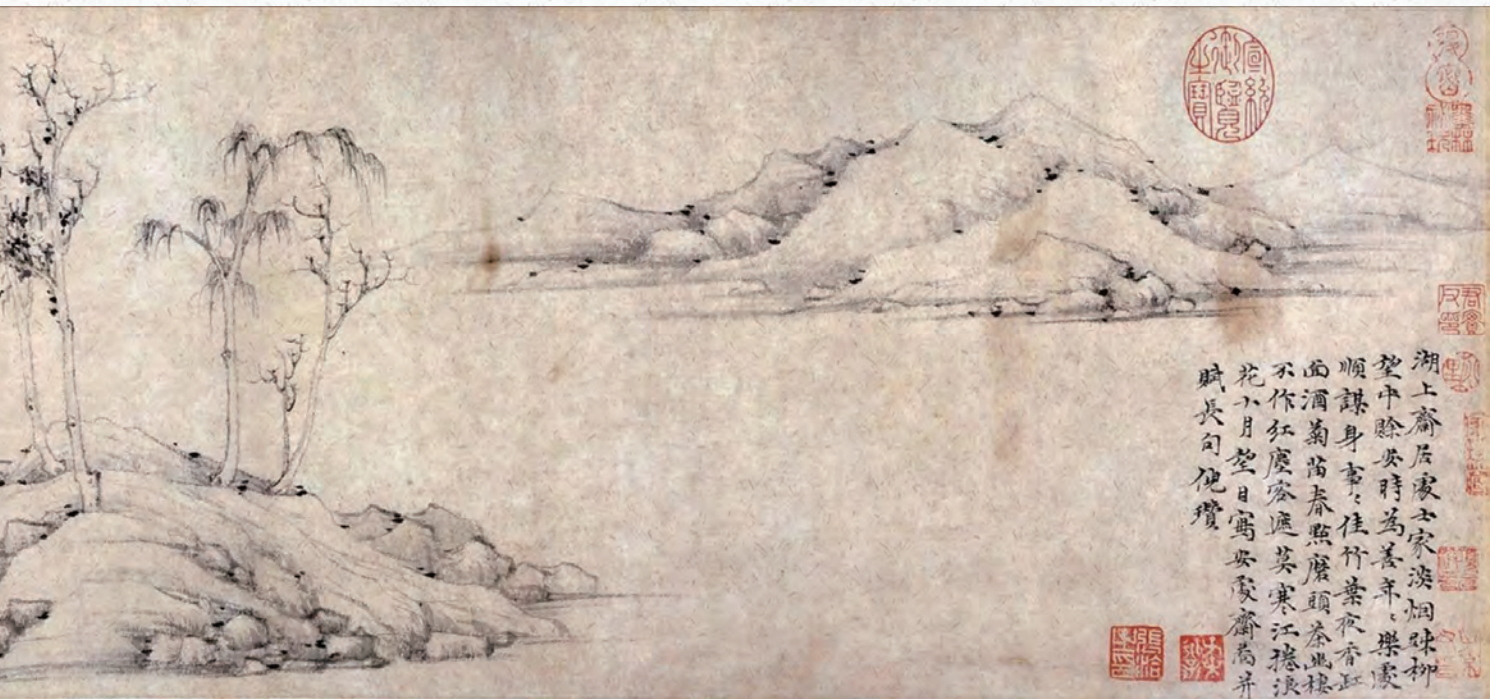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
年过五旬、任会稽内史的第三个年头，王羲之在自己位于山阴兰亭的别业召集了一场聚会。当日晴朗的景致，与“曲水流觞”的游戏，大抵是后人对这场聚会的所有印象；而书圣据说是乘着微醺一挥而就的序文，更是作为无可超越的书法范本，千古流传。但，王羲之彼时的心情，或许并非如其传世的行书那样洒脱轻逸。与会的四十余位军政高官，多自建康乃至前线赶来，路途遥遥，真的仅仅为了“雅兴”而已么？

四世纪的中国，是东汉末以来又一番三强鼎立（暂以“强”视之）的局面：东晋统治着长江、淮河以南；前秦氏族苻氏占据着关中地区；

黄河下游则是前燕的势力范围。秦燕在相互角逐、都试图将对手纳入己方版图以统一北方的同时，紧盯东晋的地盘，不断在边境挑衅。

接连不断的战事中，很不幸，王羲之的东晋，居于弱势。从晋室南迁初年至永和九年的三十多年间，东晋至少已经进行了四次“北伐”，多以失败告终。就在兰亭会之前一年与秦军的淝桥之战里，被斩杀的东晋士兵即有一万五千多（约为东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）。在中军将军殷浩亲自负责指挥的北伐的第二年，王羲之好像没有理由在前方军情沸腾、朝野莫衷一是的时局下，召集一场所谓旨在“修禊”的集会——此际，东晋大军正在淮河一线与敌军对峙，会稽虽空气中不闻硝烟味，但紧张气氛已然蔓延。

永和年代，是以中枢司马昱、殷浩为一方，以上游桓温（都督荆、雍等长江中上游八州）为另一方的

实力相持。雄伟豪爽的桓温素来鄙薄“无大才略”的殷浩，屡发嘲讽之辞，《世说新语》也有编录。但有心人考证了兰亭会的名单后发现，桓温之子桓伟在其列，殷浩的部将也到场了，在其时桓殷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，分属两派的头面人物竟能荟萃一堂，不得不说耐人寻味。因此，有观点指出，王羲之召集兰亭会的目的，实为调和将相，商议北伐。他是当时王家在朝中最德高望重的一位，尽管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场面今不如昔，但王羲之拥有司马昱表兄、北府兵团郗氏女婿、殷浩亲信等多重身份，没有比他更适合主持聚会的人选了。

兰亭讨论的结果如何，由于史料缺乏，不能妄下结论。但是，依循历史的进程，我们不难倒推：调和没有成功。永和九年之后，东晋再无回天之力——殷浩的北伐失败了，永和十年正月，桓温上疏，历